

# 馬來姑娘



劉以過。

去去腸胃的悶  
感，只因力量漸  
弱，怎樣阻止，  
也逃不下滾滾的  
怒潮。

不知道是哪一  
個年輕人，竟一把將尤確奔  
拖開了。大家會同回家，約  
定在芭場集合。

整個馬來甘榜頓時騷動起  
來了；拉統家還沒有睡，聽  
到了嘈雜的人聲，連忙走出  
來詢問，才知道鄭九已將魏  
莎殺死，鄉鄰們準備合力去  
尋仇。

拉統家聞言，立即撐了兩  
傘，飛也似  
的向西路奔  
去。年老的  
母親驚了慌  
，喚喚力竭  
地喚叫拉統  
家。

但是拉統  
家彷彿理智  
喪失，拚命奔馳，像一匹脫  
韁的馬。  
奔過水橋時，雨傘被狂風  
吹破。索性丟去雨傘，一腳  
一腳的滑到鄭九家。

鄭九在在。魏莎九傍晚時分  
間被殺，魏莎九傍晚時分  
到羅羅區去的，到現在還沒  
有回來。（四十二）

（註三十二）「馬打厝」  
即警署。

（註三十三）馬來亞華僑  
稱一羣為「一條石」。

（註三十四）「馬打」即  
華人。關山美捕頭。

有人問：「鄭九為什麼要  
殺死魏莎？」

三遜答：「這個暫時還沒  
法肯定，不過，証據確實，  
鄭九殺了魏莎！」

大家紛紛點頭稱是。

尤確夫主張報告「馬打厝  
」（註三十一）；但是馬打  
厝羅明裡有十幾條石（註  
三十三），一時來不及趕到  
。於是馬打自告奮勇願意冒  
雨去報警；然而三遜認為：  
「等馬打（註三十四）趕  
到，鄭九早已開風逃走了！  
」

眾人齊聲喊起來：  
「走！我們去捉鄭九！」  
「讓我們替死去的魏莎報  
仇！」

「打死鄭九這個賊鬼！」  
……聲情激湧，你一句，  
我一語，嘩嘩嘩的，滾滾  
不休。三遜叫大家立刻回家  
去拿帶拿刀棍，但是尤確夫  
非常冷靜，守住門口，俾開  
雙手，攔阻大家走出去。

尤確夫說：「不可以這樣  
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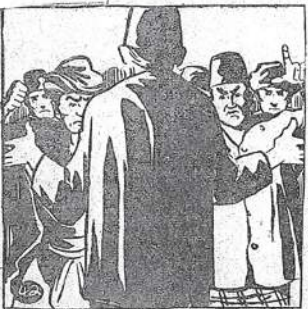
三遜直着嗓子問父親：「  
為什麼？」

父親說：「用私刑是犯法  
的！」

三遜說：「我們無意用私  
刑；但是此刻不去，恐怕水  
邊抓不到鄭九了！」

於是眾人紛紛高喊：「魏  
莎！讓我們現在去抓鄭九！」  
尤確夫仍想用個人的理智

室彷彿理智



## 一代前言：我為甚麼寫馬來姑娘

《馬來姑娘》能夠搬上銀幕，雖屬倖幸，依舊是值得高興的。

《國際電影》編者要我趁此說幾句話，我倒有意表白一下這篇東西的寫作動機。

首先，我得承認：這本小書和大部分拙作相似，也是為「賣錢而作」的，執筆時，沒有企圖，只有動機。這動機是：通過一個平凡樸實的小故事，期能促使各民族明瞭團結與和諧相處的必要。

馬來亞是一個美麗的、豐饒的、虎虎有生氣的新國家。自從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獲得默迪卡以來，這個朝氣勃勃的新國家，不但一直在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中，它的新政府抑且大刀闊斧的做了不少有益於全民的事業。

說到「全民」，我們必須認清：馬來亞是個各民族雜居的社會，有巫人、有華人、有印人、有歐籍人、有混種，唯其這樣，凡是有心的藝術工作者，不論拍電影

或是寫小說，都不能不非常現實的來看這個問題。

《馬來姑娘》雖然不能算是一本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含義的純正，相信誰也看得出來。

在馬來亞，種族之間的關係實在是極其良好的，但是小小的糾紛有時仍還難免。這些小糾紛如果不消除，日子一久可能會變成發展的障礙。為了這個緣故，許多有識之士曾經一再地提醒大家，要各民族團結一致，在和平與有秩序的方式下，合力撰寫馬來亞歷史上的輝煌時代。

因此，在一個虛構的故事中，我採用象徵的手法，明顯地指出：各民族必須相親相愛，和諧共處，甚至連一點點小誤會都不能存在。拉絲蜜的愛鄭九，其情形，一若巫人之與華人。換一句話來說：只有大團結，大家才可以享受繁榮。

我的小說以一個甘榜為背景，這甘榜被一條小河劃分為二，馬來人住在河東，中國人住在河西；小河是自然的障礙，架上木橋後，兩岸的居民始能打成一片。木橋代表團結，而各民族的團結一致，將使新生的馬來亞迅速壯大。

凡是到過馬來亞的人，都喜歡這個新國家。

我到過馬來亞，我也喜歡它。

正因為這一份喜歡是由衷的，在落筆時，一種過分謹慎的態度，使我常常躊躇不決。

我怕草率的筆觸可能引起莫須有的誤解。

但是「過分的謹慎」卻像絆腳石一般，使我在寫作過程中，經常為一些不必要的顧慮而跌倒。我不敢着墨太濃，唯恐誇張的情節會喪失作品本身的真實感。

《馬來姑娘》之所以不能有曲折離奇的情節，就是這個道理。

我只是平鋪直敘地寫出了一個馬來少女怎樣忠實於自己感情的故事，缺少結構的支線，卻加了一個次要的主題。

就全書的比例來說，寫「人與鱷魚」的搏鬥並不比「人與人」的衝突更少。一方面，我想藉此讓「人的智慧」與「獸的勇氣」作一顯明的對比；另一方面，我故意把「人與人」的衝突當作事實來接受。

人是具有希望能力的，失去智慧與希望，人不會比鱷魚更強。我寫鄭九與鱷魚的搏鬥，旨在說明：人與自然力量的搏鬥是永無休止的；然而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卻是可而且應該避免的。停止衝突，各民族始可安居樂業，而安居樂業的和平方式，可以使任何美好的希望變成事實。

在這樣的動機下寫成的小說，相信不會沒有一些積極的意義。

馬來亞前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曾於本年二月十二日向全馬民眾廣播時，特別強調馬來亞各民族一體和諧共處的信念。他認為：「彼此都須要尊重對方的權利和情緒，彼此都須要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互相容忍，從不同之並存，而求真正的統一。」

懷着同樣堅定的信念，我寫下了《馬來姑娘》。

劉 焯 記



夕陽像個大火球，紅通通的，開始落到山背去了。雲霞在天空中燃燒，東一塊，西一塊，有的紅似火焰，有的黃若金子，既鮮麗，又多幻變。

猴子在樹梢採椰，一聲啼叫，包皮青和毛杞叢裏立刻驚起一群山雀……

赤道風從河上拂過來，頗爽。水龍頭邊有馬來少女浣衣歸來，風拍紗籠，撲撲有聲。

暮色蒼茫，星現時，亞答屋<sup>1</sup>遂燃起點點燈火……有兩個孩童蹲在椰樹下。

一個中國孩子，名叫亞峇。

一個馬來孩子，名叫伊士邁。

1 「亞答屋」是用亞答樹葉蓋成屋頂的房子。

兩人正爭看玻璃瓶內的打架魚<sup>2</sup>，看倦了，各自用手背掩嘴打呵欠。

亞峇說：「回去吧，今晚我們家裏煮咖喱。」

伊士邁說：「回去吧，今晚我們家裏有榴槤吃。」

站起身來，拍拍身上的灰塵，手拉手，走上木橋。

落日光的最後餘暉顯得非常無力，那醞釀似同醬油一般的河水，也驟然間由黃轉黑。

亞峇望着黑色的河水，說：「好像有一條鱷魚。」

伊士邁望着黑色的河水，說：「鱷魚都在河北大芭<sup>3</sup>區，這裏不多見。」

「你看見過大鱷魚嗎？」

「看見過的，二十呎長。你呢？」

「也看見過。」頓了一頓，亞峇問：「你知道嗎？鱷魚的嘴巴下面還有眼睛？」

「眼睛怎麼會生在嘴巴下面的？我不相信。」

「不相信？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

「鱷魚沒有舌頭。」

「真的？」

「誰騙你。」

「鱷魚沒有舌頭怎麼會吃人？」

「去問你的父親。」

伊士邁哭了，亞峇則哈哈大笑。伊士邁很氣，因為她的父親是給鱷魚咬死的。

伊士邁不願意別人取笑她的父親，因此憤恚地伸出拳頭，拚命捶打亞峇。亞峇用食指刮自己的臉頰，說伊士邁當着別人的面流淚，不怕羞。

木橋對岸有人大聲喚叫伊士邁。

<sup>2</sup> 「打架魚」是馬來亞的特產，孩子們將牠們放在水瓶中，牠們就會相互搏鬥起來。

<sup>3</sup> 「大芭」即大森林；但是伊士邁的意思是指叢林裏的沼澤地區。

兩個孩子吃了一驚，同時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伊士邁的姐姐——拉絲蜜。

拉絲蜜是個美麗的馬來少女，十八歲年紀，一雙像鑽石般的眸子，很黑，很清亮。她有適中的身材，不高也不矮。那一隻含嬌帶俏的小嘴，常常掛着溫清笑意。

甘榜<sup>4</sup>裏的馬來男孩子沒有一個不中意拉絲蜜，但是沒有一個可以使拉絲蜜中意的。

大家說她很驕傲，其實，她太忙。自從父親去世後，家裏沒有男人，日子過得清苦，所有雜事全靠她一個人來做。母親有時也幫她洗衣織補，但是年紀大了，只能賺些碎鏰<sup>5</sup>。

今天是母親生日，因為沒有錢，不想請客。下午，父親生前的好朋友尤疏夫，派三遜·毛哈末送來五十塊錢，當作生日禮物。三遜是尤疏夫的兒子，二十幾歲了，不務正業，常到羔丕店。去喝酒。

三遜喜歡拉絲蜜。但是拉絲蜜不喜歡他。

三遜送錢來，母親接受了，還買了幾隻榴槿，有意給孩子們高興。

伊士邁最愛吃榴槿，拉絲蜜也愛吃。當家裏沒有錢的時候，伊士邁常常吵着要母親買榴槿，拉絲蜜一生氣，常常將她拉到河邊，用樹枝打她的手心，不准她給母親添煩惱。

現在，伊士邁見到了姐姐，立刻回過頭來對亞峇說：

「Selamat Tinggal！」<sup>7</sup>

亞峇也用馬來話回了一句：「Selamat Tinggal！」各自分手。

伊士邁從木橋上走過來，身子一搖一晃的，咧着嘴，笑得十分纏綿。

4 「甘榜」係馬來語譯音，指村莊。

5 馬來亞華僑稱錢曰「鏰」。

6 馬來亞華僑稱咖啡店為「羔丕店」。

7 馬來語，即再會。

月亮已上升，天色很黑。遠處芭場。上有人在燒草，燒完了，好把穀種種下去。四周很靜，河邊偶爾有一兩聲蛙鼓傳來，閣閣閣，閣閣閣——

姐妹倆手拉手，慢慢從芭路上捫回家去。

走了一段，芭地裏忽然傳來誦唸《可蘭經》的聲音，幾個人抬着一個滿紮白布的屍體，從回教堂那邊走過來。

伊士邁問：「誰死了？」

拉絲蜜答：「亞旺。」

伊士邁又問：「怎樣死的？」

拉絲蜜嘆口氣：「昨天喝醉了酒，走入叢林，不小心，給鱷魚咬傷了，回到家裏，因為流血過多，等不到天亮，死了。」

伊士邁再問時，拉絲蜜就不開口了。拉絲蜜不想讓十二歲的孩子知道太多殘酷的故事。

回到家裏，母親已將榴槤剖開，伊士邁性急，沒有洗手就去撈白肉，給拉絲蜜又罵了幾句。

伊士邁哭了，說爸爸死去後，姐姐時常欺侮她。

提到拉絲蜜的爸爸，母親的眼圈也紅了起來。母親說：「家裏沒有一個男人，一切都走了樣。」

拉絲蜜不愛聽這些話，皺着眉，走到窗邊去看夜景。夜景極美，像幅畫。

但是母親還是嘮嘮叨叨地講個不休。她抖着聲音告訴拉絲蜜：

「三遜送錢來的時候，對你很關心。他說他願意送你一套七星鉅和六幅紗籠布……」

拉絲蜜越聽越不耐煩，雙手掩耳，扳着臉，悻悻然奪門而出。

這地方習俗淳樸，天黑後，就不大有人出來走動，只有河西的小卜干，依舊

8 「芭場」即農場。

9 「卜干」即街場。

燈光通明，喝茶的喝茶，打牌的打牌，唱歌的唱歌，相當熱鬧。拉絲蜜平時不大過河去的，除了買東西，她很少同華人有接觸。

她冉冉走上木橋，百無聊賴地伏在木欄上，俯視渾沌的河水。

木橋很寬，建築得十分堅固，是打仗的時候日本兵用皮鞭揍爛了幾百個伧厘<sup>10</sup>的背脊造成的。

橋下是一條終年黃沌沌的泥水河，兩岸雜生着毛杞、白樺、包皮青……歪歪扯扯的，只要有空間，就會有樹杆伸展出來。那些樹根長得又大又密，像幾千條巨型八爪魚一般，彎彎曲曲的從岸上爬入水中。

泥水河從南蜿蜒向北，將甘榜一分為二：中國人多數住在河西；馬來人多數住在河東。

據年老人說：這樣的劃分並不是故意的，只因當年交通不便，河上沒有架橋，馬來人來自東邊，就在河東結集居住；中國人來自西邊，就在河西結集。

日軍南侵前，居民不多，河中常有鱷魚出現，因為沒有橋，而且又不敢冒險划船，所以兩岸居民幾乎完全沒有來往。後來，日本兵打來了，為着軍事上的需要，就在河上架了這座木橋。木橋搭成，兩個小甘榜逐漸合併為一個大甘榜。居民越聚越多，中國人喜歡同中國人住在一起，馬來人喜同馬來人住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個區域，大家相安無事，過得很好。

戰爭結束後，日本兵退走，甘榜的居民反而有增無減。人口一多，河裏的鱷魚就不大出現了。

鱷魚似乎也有靈性，在甘榜日趨熱鬧的時候，都到河北叢林區去生蛋了。一條鱷魚每年要生兩三次蛋，每次三十隻左右，生下後，用沙泥埋起來，任由熱帶的太陽去孵化，三個月後，小鱷魚就紛紛出世。

為了這個理由，稍北的叢林地帶就變成重要的產鱷區。甘榜裏的年輕男人，如果大膽的，常常成群結隊的到那個區域去捉鱷。他們把捉鱷當作一種副業。

10 「伧厘」即苦力。



拉絲蜜的父親生前就是一個把捉鱷當作副業的農人，常在芭場工作完畢後，帶着鐵絲網和獵叉到叢林地區去，有時候，同別人合夥；有時候，自己單獨行動。就在一次單獨行動中，遭遇了最大的不幸。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他利用馬來捉鱷魚的老法子，先在河邊掘了一個洞穴，躲在洞穴內，拚命敲響銀屬器，待至河裏的鱷魚驚惶地伸出頭來，看看天，慢慢游向河岸，走上來，走近洞穴時，他舉起鐵叉，猛一咬牙，從下面朝上猛刺。然後縱身洞外，用鐵圈套住鱷魚的嘴巴。就在這時候，另一條鱷魚悄悄走來，將他掃到兩丈遠的地方，頭顱撞在樹幹上，破了，流出不少血，勉強回到甘榜，沒有到家，就死在地上。

每一次想起父親之死，拉絲蜜就會傷心落淚。每一次站在木橋上看河時，拉絲蜜就會想起父親之死。

所以，她又流淚了。

望着這河流的轉彎處，她看到那一堆黑壓壓的叢林。就在那個地方，父親為了她們的生存而死亡。

這慘痛的記憶，像一件潮濕的衣衫，貼住她的心，使她感到一陣寒冷。

月光十分皎潔，照着這靜靜的甘榜，自有一種難以比擬的孤清。夜色漸濃，河東忽然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定睛一瞧，有個身材魁梧的中國青年拖着一條鱷魚走上橋來。

那鱷魚相當大，約有十呎長，嘴巴雖然被鐵絲網套住，但是早已死去。

中國青年左手掬着獵叉，右手拖着死鱷，一步又一步的打從木橋那端走過來。走到拉絲蜜身邊，停下來，噓口氣，用衣袖抹乾額角上的汗珠，咧着嘴，發笑。

拉絲蜜覺得他很茁壯，也露了溫清笑意。

拉絲蜜問：「這條鱷魚是你一個人捉到的？」

「我常常一個人進入叢林。」

「你不怕？」

「怕甚麼？」

「鱷魚。」

「鱷魚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如果你怕牠，牠就會張開大嘴來將你吃掉；如果你不怕牠，牠就會怕你了。」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

青年聳聳肩，沉吟一下，作了這樣的解釋：「過去，這甘榜居民少，大家心裏害怕鱷魚，多數住在浮腳厝<sup>11</sup>裏，所以河裏常有鱷魚爬上岸來，後來，人口一多，大家不再怕牠們了，鱷魚就自然而然的移向叢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捉鱷人不但會捉鱷，而且還有一張會說話的嘴。

拉絲蜜給他說得啞口無言，睜大圓圓的瞳子，賤着他，只覺得他很清秀。

兩人相視無語，連笑容都不露。

拉絲蜜的眼波充滿了女性的魅力，捉鱷人臉熱了，啞啞嘴，繼續拖着死鱷往前走。

走呀走的，依稀聽到身後仍有輕趨的跫音。

回頭一看，竟是橋上的那位馬來少女。

他暗自竊笑了，但不讓她看見。他一步一步地拖着死鱷，邊走邊問：

「你叫甚麼名字？」

「拉絲蜜。」

只是這麼簡短的兩句，大家又噤默了。在皎潔的月光下，一前一後，慢慢行走。走了一陣，拉絲蜜提高嗓子問：

「你叫甚麼名字？」

「鄭九。」

同樣是這麼簡短的兩句，卻再也不好意思問下去了。

不久，走入小街場。

11 「浮腳厝」即浮腳樓，是一種高高築於木樁上的房子，下邊空，上落必須用梯。